



父亲的王国【下卷】

齐玄江 著





父亲的王国

齐玄江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父亲的王国 / 齐玄江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
2011. 8

ISBN 978 - 7 - 5108 - 1125 - 8

I. ①父… II. ①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8832 号

父亲的王国

作 者 齐玄江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 jiuzhoupress. 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 com
印 刷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63. 5
字 数 95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08 - 1125 - 8
定 价 79. 00 元 (全二册)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第一章

且说方家搬进城后，已是深秋。方家进城的爆竹声没有息，接着家家户户又燃放起了爆竹：庆祝新一轮罌粟栽种。这也是今年才有的仪式，但从人们内心讲，也不知是为了迎接财神还是为了驱除厉鬼。村里弥漫了火药香，人们闻到这香味，心里仿佛踏实了许多。

村里前时打鬼，闹哄哄的，虽然死了好几条人命，但地里的收成特别的好。回想起来，好像没有一家将心思用在生产上。把罌粟籽满山遍野一撒，就没有人管理它了。有鬼上门收购刚生产的孩子后，有人家就嫌种罌粟赚钱来得慢——方家的收购价格并没有比往年低，但总觉得没有生产人赚钱来得快。生产一个小孩抵得过半年的收入，况且还有预付的定金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那些最早生了女孩抛入河里的人家，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：那时怎么就没有鬼来上门收购呢？按理，这是件合乎人性的事。那些穷乡僻壤的人家往往多子，生了下来又往往养不大，活下来的也是和猪狗一般的养。这些人长大了能做什么事？将来最多不过也是生产人的机器罢了，何况那时也无法控制人的生产。像百姓村这样光生产不养育，还能赚个腰包鼓胀，这不正是人们所盼望的两期全美的事？只可惜，百姓村的人无法节制自己的贪欲，把女人当成耕种不辍的肥沃的土地，男人不断地在上面播撒种子，还嫌弃它孕育得不快。这时百姓村的女人可是遭罪了。因此，人们哪有心思去管地里的事情？后来，村里闹打鬼，人们都怕走到村外去，更不会去看看地里的罌粟草长得怎么样了。说也奇怪，这地里罌粟草仿佛与家中的播种事业有了感应，凡是家中播种得快的人家，这地里的罌粟草也长得特别茂盛，收成比任何一年都好。那些给方家做事、不屑于搞生产人赚钱的人家，地里的罌粟草比别人就要差得多；不过，谁也没有发现这种对应的关系，口上都说是风调雨顺，老天爷照应，心里却早已不平衡了。收成不好的人家，夜里把死人的那几家的地里果子抢收了来，总算弥补了心里的不平衡。

天短了不少。是冬天了。那些外地来做工的人，和方家结算了工钱，都回家过年了。金刚黄瓜用独特的机械原理矗起那三根三十丈高的大旗杆后，也带着他削派的弟子走了。从此，尖下巴颏也与他失去了联系，不知他的不落。临走那天，他在河边祭奠了他死去的两个弟兄，带领大家沿河岸往下游浩浩荡荡走去。他们穿得破



破烂烂的，风尘仆仆，好像一天到晚忙不迭，无暇收拾。其实他们的服装就是这样，还有个名字，叫“墨装”。据《村史》考证，削派的祖师爷是墨子，因此都秉承了墨子的精神。其后人因为帮始皇帝修过阿房宫和地下寝宫，觉得无颜见死去祖师爷墨子，就不敢称是墨子的子孙，从此，就自称削派，隐姓埋名，不轻易出山。据说，黄瓜走时和方家的工钱也没有结净，只是交代说：“以后不要说这城堡是削派建的就成。”这是削派的惯例，他们做成一座工程从不愿留名世上。

内河的河市更加兴旺了。尖下巴颏与负责采购的金刚三宝、管理工地的金刚长腿闹开了矛盾，分道扬镳了。尖下巴颏嫌三宝为工地采购的东西太贵，在价钱上做了手脚，吃了回扣；尤其是那从泰山脚下锯来的、准备用来铺城堡地面的几船石材，损失最大，而三宝预先没有和他打招呼自作主张就运了来。三宝说，我是事先打过招呼的。两人因此争执起来。尖下巴颏克扣了他四成工钱。三宝说：“飞鸟尽，良弓残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你现在也不用着我了。早知今日，我倒不如真的吃回扣了。也算我瞎了眼。”他气哼哼地走了。尖下巴颏对自己说，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；别说是你了，就连那神天一飞道长我也能抓住他的“七寸”。而金刚长腿呢，有一回调戏他“金屋藏娇”的赛仙姑，被他碰上了，因此两人闹开了手。这赛仙姑自从被他抢到船上，从来就没有上过手，而且她还百般羞辱他，令他无可奈何。他的用心主要不在女人身上，是想让她帮他嗅几处窖藏，找到这一带的三王墓。这用心恰恰被她看破，因而总是像钓鱼似的钓他。尖下巴颏担心她和金刚长腿厮混熟了，把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，那他不就菜篮打水一场空了吗？金刚长腿本是好色之徒，而赛仙姑为了气尖下巴颏而故意勾引长腿给他看。那次被他撞上后，她对他说，她已经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了长腿。他将信将疑，又恨又气，仿佛一颗心被人挖走了。他知道，那是假的，但有时觉得那绝有可能，因他知道赛仙姑恨他，为了报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赛仙姑有一次在船舱里陪尖下巴颏喝酒，笑着说：“尖猴，我总有一天要将你闹得家败人亡的。你抢我来以为抢了一个宝，殊不知抢了个祸害呀。”赛仙姑的笑让尖下巴颏立刻没了酒兴，仿佛家里来信报死人似的失魂落魄。赛仙姑探得了他的许多秘密，比如：在另一条船里，收养了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糟老头，管吃管住，派人侍候着，说是日后大有用场；他已经探知黑铁门神仙快活汤是用刚出生的婴儿炮制的，只是还不知具体的配方；他也探知大总管帮财暗恋村里一个叫“莲”的姑娘；他甚至已经瞧出端倪：那两个跟方头鬼的叫无父无母、六亲不认的乡丁，和方头鬼的关系不一般。最为可气的，是她知道他埋钱的地方，无论他如何变换地点，她都能凭借鼻子探出来。也是有一次陪他喝酒，她说：“尖猴，我已经探得山上三王墓的窖藏了。”“真的呀？”尖下巴颏问，心里一跳。他以为这

回她要告诉他了。“我告诉你吧。但你起誓以后要对我好点。”她说。“一定，一定。我起誓。”并一本正经指天发誓：“我以后不对我干闺女赛仙姑好就不得好死！”“你起了誓可要算数。”她说。然后附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出了那处窖藏的地点。尖下巴颏开始满心高兴，听完后脸立刻沉了下来，几乎都要气得半死。那是他刚转移过去的财宝，以为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呢！“不信？你带人去挖，保证那里有两瓮银元，一箱金银首饰。”赛仙姑笑得瘫倒在床上。尖下巴颏把酒杯一摔，恨恨地出了船舱。有几次，他想杀死她，觉得留在身边总是个祸害。她看见他凶相毕露，说：“你想知道那三王的宝藏啦？”他爱财如命，一听说宝藏，又下不了手。他说：“总有一天我要杀死你。”赛仙姑开始勾引金刚长腿的时，他们已经摊过牌了。赛仙姑说：“无论你那几个臭钱藏在哪里我都能远远的嗅出铜臭来——这你是见识过的。所以我要寻找三王的宝藏，易如反掌。但我绝不会告诉你。”“为何？”“我不傻。告诉你之日，就是我死亡之日。”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杀死你。我也不能让别人知道。”“你杀死我，你就永远不知道宝藏在哪里。你这一辈子不要活活着急死！”尖下巴颏没有法。所以，工程结束，他首先得将金刚长腿赶走，免得他们私下一起议论。于是找个借口和金刚长腿吵了一架。他痛骂长腿“朋友妻都要欺简直猪狗不如！”俩人割袍断义，发誓从此不再来往。他把赛仙姑看管在船上，不让任何人接近，自己三天两头上船去看她一次，怕她又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。果然，每次去都见她在用银簪凿船底，只差一点就要凿通了。为此，他不得不换过几条船。每次跳上岸，看见那条废弃的船只，心痛不已。

和尖下巴颏闹崩后，金刚三宝、长腿结伴而行，离开百姓村。他们痛骂尖下巴颏无情无义。三宝说：“老弟，你瞧好了。他以为金刚白面是好人呢。我在工地上经常看见他在方家进出：他早已成了方头鬼的心腹了！许多事都是他通风报信——如上次为换地板用钱收买人心的事，就是他告的密。老弟，你瞧好了，总有一天将他出卖了他还会替他数钱呢。白面可不是一般的人。”

人都走了以后，留下的是河市上做买卖的人。这河市靠下游离水上人家、在水一方不远。最先是随尖下巴颏的画舫一起来的，他们把二丈来长的乌篷船泊在岸边，在船舱里摆放粮食布匹和各种饰物等。后来，他们又在船舱上方与河岸之间搭建了一大棚，将整条船只罩在底下，而将原来的舱蓬拆除了，摆上了货架与柜台。船只与河岸间铺木板，人可以直接到船上去挑选东西。要不是偶尔有一漾一漾的感觉，还以为是在一幢小木屋里。卖的东西也不再是过去吃的用的穿的几大样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各种新奇的小点心、小玩意、值钱古董、雕花的家具、各色飞禽走兽、杭州丝绸缎锦、西洋的自鸣钟、文房四宝、刀、枪、剑、戟、和尚的木



鱼、道士的袍冠、戏班用的道具、古书……应有尽有。这些人已在这些里立足开店三年了，他们许多与村里的人都混熟了，见证了村子的变迁。打鬼那一阵，贵宾楼的先生们踱步来到这里，买些香料、小饰物、衣料、文房四宝、古书回去，倒也没有为难他们。只是让他们每条船上都要挂旗，清扫路面。打的旗号都以“孝”为主，比如，“秦家忠孝记”，“孝门”，“儿盼慈母”，“孝帘在望”，“孝子望天”等等，和进村忠孝路上两旁的“钟馗打鬼图”广告牌、村里挂的横幅、墙上的标语一起，烘托起一派轰轰烈烈的场面。先生们走时，这些东西风吹雨打，破败不堪，就像裹脚布一样在空中飞舞。广告牌上的“钟馗”东倒西歪，面貌模糊真有几分如鬼，就像是吓鸟的稻草人。只有墙上的标语虽变得斑驳但字迹依然清晰。

方家又开始吹宵禁号——这宵禁号以前何时停止的谁也记不清了，并派兵在路口把守后，又号令大家都把这些垃圾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天夜晚，店铺准点打烊——只允许在水一方和黑铁门彻夜挂灯营业接待商贾，村人不许随便出来走动。这样一来，村里的鬼一下子少了。村里又恢复了昔日的景象。木匠、泥瓦匠、竹匠也都回家招揽生意；杀猪胡在村里卖肉；弹棉花的赵大牲一家被迁到富贵小区不久就歇业了，在工地上参加劳动度日，而今又获准进城去，帮方家做被子。他们在城里街西三间下房里摆开了架势，整日“砰砰”的弹棉花。因为灶德闺女喜欢他们做的棉花被，而不喜欢从河市上买来的。

现在灶德的闺女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太太，搬住进了后宫的秀水阁里。大太太是方头鬼从毒坤那里带来的——据考是毒坤的干闺女，原先住在方家的老屋的楼上，现在住在后宫的慈宁阁。配殿的后宫里，共有八个阁，其他六个还空着。大太太还是由她带来的侍女侍候，她们不大出屋，每月有一两回叫两个低兵护卫着，出城到河边去走走。这时，他们用低语交谈，说着说着她就流泪了。她思念远方的家乡，想回去看看。

下人们都说，她过去就是毒坤的娇小姐，所以做人稳重，从不多事，对下人尊敬，不打不骂，全不像灶德闺女，一搬进秀水阁，就以为名正言顺，摆起了太太的谱，要这要那，今日要吃鸭唇，明日要吃鸡舌，全都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给她派的两个丫环也变得刁钻古怪，刻薄无情，下人偷不得半点懒，行不得半点骗。下人议论说，她过去是穷惯了的，后来虽被方头鬼收在房里，然没有名分，总不免有些自羞收敛，没脸见人。如今进城就搬进主子的房里，虽然谁也没有公布她的名分——方头鬼从不将这等事放在心上，自认为她就是二太太了。几年的忍辱负重，压抑憋屈都一下释放了出来，加上大太太又是那么一个随和不争的人，整个后宫成为了她的天下。

她的兄弟、父母还在方家当着差事。她经常打发她的丫头小红去看他们，给他们捎些夜里吃不了的从京城仿膳斋买来的各色点心。这也惹得厨房其他的下人嫉妒不已。这些下人都是方家从村里新招来的媳妇婆子。

这一日，厨房里没有人，丫环小红来了，这老两口将点心藏在橱柜里，然后问：“二奶奶可好？”“好着呢。你们甭惦记了。”小红说。他们的意思是想问二奶奶有没有怀孕，但又不好直接问。于是就问老爷是不是常到二奶奶房里去，二奶奶近来吃东西是不是呕吐。“前回吃人肝，二奶奶呕吐了半日。”小红说，“那些不得好死的东西不知到哪里弄了人肝羹，让二奶奶喝了，说是能补身体，又不对她明说。等二奶奶喝完了才告诉是人肝羹。二奶奶一听就存不住，都吐了——吐了半日呢。”小红诉说着，一面代为生气，对他俩的问话并没有听懂。但从小红的话里也能听出八九分。小红走后，这老两口很失望。闺女现在虽说和大太太并列住进了正房，但要是再生个一男半女的该多好啊，这样那些乱嚼舌尖的人也就该闭嘴了。不一会儿，细无娘带着几个打下手的女人进来了。她们嘻嘻哈哈的，说：“今儿的菜更奇了，也不知哪个房里要的：人乳炖羊胎盘。听都没听说过，这东西能吃吗？真是……”她们看见灶德夫妇，忙打住了话头。现在她们大抵不敢当他们的面说话，生怕她们话传到上头去。灶德是在外面侍候的，本不该在厨房里待着，于是忙搭讪着要出去了。那些人知道他俩刚才在商量着什么，相互挤眉弄眼的。看见灶德要走了，又说：“不再待会儿？这么急忙急切的做什么？”灶德说：“我今日还要出城去扮这几日的蔬菜呢。”她们说：“唉，我们可没有你们的福分：有个好闺女。不然，什么活都不干，想吃什么就叫她着人送来。你们也太小心眼了，整日忙来忙去的，图个啥呀。和老爷说上一声，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”灶德知道她们在揶揄他靠了自己的闺女给人当小老婆得势。他不敢和她们交口，知道这些女人的嘴比刀子还快。他的老太婆本想将闺女送来的点心招待大家尝尝的，看见她们那样揶揄灶德，就拿出一块自己吃开了。“谁说没有送吃的？人家可早就送过啦！你们还想什么呢。”她们相互取笑说。

老太婆在厨房里很孤立，以至于经常偷偷地落泪。她也没有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，以显示高人一等。倒是这些女人心怀嫉妒，不能引以为同类。闺女没有明媒正娶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成为了她们讥笑奚落的把柄。背后的议论就更难听了，她们就像说相声一样一问一答。有两个女人挑头，一个叫助家，一个叫来爱，是住在富贵小区的媳妇，男人在护村队里当差。她们对灶德一家早就恨之入骨：当年灶德放火烧了一条村巷，也烧了她们的家，他却因为闺女的缘故无须住在富贵小区。灶德老太婆这一早又来晚了，她们看见她走过前面那条街来到窗口，助家开首说：“我还



以为从此就不来这里呢。是啊，整日还和我们下人酱在一起做什么？有本事就别进这个厨房啊。放着老爷的泰山泰水不做，作践要来做下人：难道闺女的B被白操了不成？”有人接口说：“这可难讲啊。”又有人说：“可不就白操了？你什么时候见过老爷将女人当人？”又有人说：“所以呀，不要以为被老爷操了几天就以为交接得上了，变了人了。”来爱笑着说：“那底下是交接上了，那上头可未必了。”大家咯咯地笑。来爱说：“真的呀，你们笑什么？要是那上头交接上了，在枕边吹吹风，早就发下话来了——也不用撅着个屁股颠来颠去了。”细无娘说：“你们就不怕造孽？——少说几句吧。”助家说：“细无娘。你老说这话了，你就忘记了你家细无怎么死——”灶德老太婆假装什么没听见，硬着头皮闯进门来，打断了她的话。

没人的时候，灶德的老太婆和细无娘还能说上几句。虽说那年那场大火，儿子细无和灶德家老四在打架中都被打死了，老头子老牛也被烧死了，然细无娘这些年来已经麻木了，或者说已经看破了。她对灶德一家并没有深仇大恨。毕竟两家都死了心爱的儿子，那能怨谁呢？只能怨天啊。灶德一家的生活也都看在眼里——一家人当了奴才，负辱负重，成日遭人白眼，听人唾骂。这方家的下人，个个刻薄尖酸，心眼都有一千个，却没有一个是好心眼。在主子面前，趋炎附势，卑躬屈膝，一副奴才相。在旁人面前，当面笑脸，背后使绊，见不得人比自己好半分。偷懒、陷害、欺骗、偷盗，无所不为。细无娘总是提心吊胆的，生怕出什么事。她现在一门心思都在方家身上，希望方家平安不出什么乱子。她想起儿子细无，也常落泪，她祈祷说：“儿啊。我不知你葬身在哪里，也不能去看你。你在天有灵，就多降福给方家啊。是他们收养了为娘，不然，这会儿，娘早就不知饿死在哪里了。”细无娘最感激方家，所以对方家下人这些钩心斗角的事也看不上眼。“有口饭吃就可以了，——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你们这些人哪！”她时常感叹说。近日厨房里的风波闹她心神不安，睡不好觉。她担心要出什么事。

“这个屋里不好待啊。”人都出去了，细无娘看见灶德家的老太婆又坐在灶口偷偷垂泪，安慰说。

“老爷就是那样的人，这叫我们能怎样呢？”老太婆抹泪说。“我们也想明媒正娶，热热闹闹地做场喜事，可老爷……唉！她们总拿这说事，天天都在扇我的这张老脸呵。细无娘！”

“老妹子，你也不用为这事伤心。——她们也不是什么好货。我是不骂她们，我要骂她们，让她们一个个都要羞死，挖条缝躲到地底下去。骂人谁不会呀！”细无娘说。“你不要和她们一般见识。她们一天不弄点事出来就不自在。”

“细无娘，你是好人哪。要是没有你，我在这里都难待下去。”老太婆说。“前

几天，去看我的闺女，我还和她说呢，这屋里要是没有细无娘在中间拦着，都不知道要被她们欺负成什么样了。唉！我们家哪里就得罪了她们了！”

细无娘说：“老妹子，不是我说你了。这里的事你就不要到闺女那里去说、火上浇油了。你闺女也是火爆性子，她听了能不生气？那还不生出更多的事来？——你是真不懂啊还是假不懂啊？”

老太婆听出话里有话，忙问：“细无娘，你给我说说，这里面莫非还有其他事？”

细无娘看了看窗外，从灶台上走过来，窃窃地对她说：

“她们不是对你过不去。你想，你一个老婆子，又不管事，哪里碍着她们啦？她们是看不惯你的闺女！你怎么这点都看不出来？这每日里从上头安排下来的羊肝、猴脑、鱼唇、鹿肉……这些东西都是你闺女房里派的。这要费多少事！她们能高兴吗？她们说，她们活该侍候你闺女一人了，连老爷也没有这些花样。没搬进城之前，她们弄完晚饭就可以回去。如今还得轮流留下来值夜，担心半夜里上面吩咐做些什么。你想想，她们能高兴吗？晚了半刻，就打发人来催，霸王似的，把大家骂得抬不起头。你想想，她们可不就拿你出气？你是夜里不来，不知道这些事。所以，老妹子，你应该劝劝闺女，少弄些动静、花样。穷苦人家出生，暴殄天物，是要折寿的。更不应该将这里的事去和闺女倾诉了。事情越弄越大，到头来不好收场。”

老太婆如梦初醒。“这些活是上头派下来的，也未必都是闺女房里派的。再说，这也是规矩，上头派什么，底下做什么，有什么好抱怨的？我看她们就是嫉妒，她们早就这样议论了，又不是今日才开始的。”老太婆说。

“老爷的饭菜是前面的厨房做的。我们这里是专管内宫的。大家都知道大太太是个木头人，从来不知要个啥图个啥。一日三餐就是那几样，像持斋的老太。偶尔老爷过去才会着人添一两样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可不就是你闺女要的？你闺女要素性是外人，她们也就没有这么多话了。可偏偏打小就都认识，你说她们服得了服不了？你自己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？”细无娘说。

“那我可怎么办？”老太婆说。“方家又有钱，我闺女想吃点东西，又不花她们的钱……总不能叫她什么不吃来趁她们的心吧？她们也是领方家工钱的——便是值夜也有值夜的缠头的。侍候别人就可以，侍候我闺女就要说三道四。世上没有这个理。她们就是存心的。”

“树大招风啊。我怎么和你就说不明白，老妹子？”细无娘说。“你想，进了方家的门，以后还怕没好日子过？方家的产业有多大！恐怕整个蔡定府也没有第二个



了。不要一上来就作威作福，让人都看在眼里，这有什么好！要懂得惜福，该是你的，跑也跑不了，又何必着急在这一时半刻？如果你闺女明白这些道理，收敛收敛，多体贴体贴下人，她们也就不会这样待你了。大家都太太平平的该有多好！事在人为呀。”

“话是这样讲。道理我也懂。可这个屋里能太平得了？她们可不像你细无娘，一个个都坏透了。你要退让，她们照样欺负你，得寸进尺。不信，你试试……”老太婆说。

“老妹子呀，你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。”细无娘摇着头，失望而又有所不甘地说，“这不叫退让。是不要出风头。俗话讲，枪打出头鸟。何必要去替别人当挡箭牌呢？你听我讲——”

“总不能让我的闺女像老屋里一样，抬不起头一辈子呀。以前是没有名分，现在好不容易和大太太在一屋檐下住着了，大小也算有个名分了，如果还像以前一样，这要熬到猴年马月？自己不争这口气，别人更看不起你。”灶德老太婆打断了细无娘的话。

“你以为老爷就要这两房太太？”细无娘着急而生气地说。“老爷会是这样心性的人？他的后宫几间房还空着呢！你放心，要不了多久，老爷就会娶第三房、第四房太太进来。你们怎么就想不明白？”她长吸了口气，重新回到灶台上。“等到了那个时候，你闺女就不会那么显眼了。一来，按老爷脾性，即使娶第三房、第四房太太，是绝不会举行婚礼的。他早就说过，举行婚礼是多事，想要谁就要谁，不用搞得这样复杂。你想，这样一来，你闺女就不用独自承担罪名了，大家都一样、彼此。二来，娶进来的新人个个都会像大太太一样，没有厉害的？你就看好了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娶进个母夜叉都说不定！届时，要露风头让她去露。她会将这些媳妇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你闺女就跟在后头，想吃什么，谁还会多嘴呢？人都怕个比较。现在和大太太一比，显出你霸道来，大家就都恨你。所以，忍一忍，我不招他们忌恨，等到将来，来了更厉害的，更霸道的，她们见识了后，反而会念你的好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说，为什么别人能出风头，我就不能出风头了？我知道，你，你的闺女都会这样想。因为不是还有你们两个老东西在这里混饭吃不是？还有她的兄弟在给人家当差不是？今日是出了风头了，得趣了，可别人怎么看你们啊。你们日子怎么过？就像现今这样？”

灶德老太婆总算转过弯来，千恩万谢。细无娘高兴地说：“没什么，你这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。一会儿她们回来，得空我再说说她们。太太平平的，比什么不好！”

——不过，这些媳妇们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。“好啦，好啦，这些闲事你老就别管啦。”她们没等她开口就说。细无娘说：“今日不听我，日后就知道了。”

当天夜里，灶德老太婆溜进了街东角门，穿过后花园。在后宫回廊上，就听见闺女正在发脾气，在屋里喊：“打发去要饭菜的人怎么还不回来？你再去骂骂他们！”听见小红说：“她们一准是故意的，她们根本就没有把奶奶放在眼里。”老太婆小心翼翼敲门，小红没好气开门：“谁啊？——啊，是大娘来了。”忙掀开门帘扶了进去。

“娘，你又来了。是不是她们又给你气受了？”闺女坐正在床榻上发恨，一张脸气得发紫。每次都来都这样，老太婆都觉得看不过去了，好像天底下的人都得罪了她。

“闺女，又在生谁的气？女孩子家家的，整日像霸王似的……”老太婆没有上前安慰她，而是坐到桌边的椅子上。闺女看出老娘不像以往来“告状”的样。

当夜，这母女进行了一次“谈心”。老太婆七拐八弯地将细无娘的意思说了，闺女生气地说：“娘，你老糊涂了。她们都是一伙的。在这屋里你老实了，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我现在才多要了几样吃的、用的，她们就这样排挤你，我要是再退避，她们更会作践你。我怎么能跟那屋里的相比？便是老爷都要让她三分。叫我学她，这不明摆是圈套吗？我们做主子的都老实，就由得她们作威作福了。这些是不是细无娘教你的？我一猜就是。娘，你可真糊涂了！细无和咱家老四打架打死了，她能替咱们想吗？那老东西哪里是善主？当年她就是有名的‘母夜叉’，一条巷子她都骂遍了。这会儿怎么又念佛吃斋，替别人想啦？鬼才信呢！娘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做人就要像老爷那样强梁，什么好人坏人，全是放屁。谁要逆了我，我叫她不得好死。现在想要息事宁人、太平世界了，当初在老屋的时候，谁都瞧不起我，背后咒我，骂我，谁也没有提出要太平呀。在这屋里，想要大家安静、太平，没门！娘，等好了，让她们再跳两天，等我使出手段来——把她们的舌头都割了！是的，老爷将来是要娶小的，这用不着她们来提醒。等娶了来再说。谁怕谁呢！谁也别想骑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。”闺女越说越气，仿佛受了天大枉屈，急于报仇。

老太婆听了有些害怕。“咱们家这样就够好了。犯不着和谁都争个强斗个胜的……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啊？”她劝闺女。

“娘，这不干你的事。只可惜，我的兄弟一个都用不上。发祥就知道掌勺，没有一点气性；发运要娶疯九，将来肯定也成不了气候，唉！不然，他倒是能出息了。照理，有几个兄弟扶持，也不会被他们欺负到今日的。”闺女叹着气，流下眼泪来。



每次说到这，老太婆就很内疚。儿子好几个，却靠闺女独自支撑局面。她知道，方头鬼也曾询问过闺女，兄弟都是谁？做啥？可听完后就不再说话了。闺女说，她的兄弟太不争气，每次看见狗熊牵着方家的两条狼狗，兴高采烈地跟在大家的屁股后，都要难过得流下眼泪来。

“妈呀，有好些事你都不知道呀。”闺女拍着大腿说。

“我都知道……”老太婆说。眼圈也红了。

母女俩说着，感到这屋里生活万分的艰难，有些伤心了。小红进来说：

“二奶奶，派去讨信的人回来了。在二道门上候着呢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老爷是要娶亲了，是河上的。还说要举行盛大的婚礼呢！”

这灶德闺女一听，就要昏了过去。

“还有，他们说，让二舅爷的婚礼也同一日举行……二奶奶！”

第二章

这一日。百姓村举行了两场婚礼。一场是灶德家的发运与李书力家的九儿的婚礼。这一场婚礼是一拖再拖，也说不出是什么理由。方头鬼早就答应过了，还说要备一份厚礼送九儿的当嫁妆。但总有人来对他们两家人说再等一等。这些人也不知受谁的指使，仿佛大有来头。好不容易选定一个好日，发运又病了；再后来是九儿又病了。这真是前世冤家。村里闹鬼闹得越来越厉害，人都不敢出门，李书力担心，花轿从家里抬到河上发运造的那座院落，路途不近，路上被鬼冲了喜气，于是索性等了下来。而另一场婚礼却是方头鬼与河上的赛仙姑的。之所以定在同一日里，因是方头鬼做的主。

谁都知道，方头鬼素来不主张婚姻要举行婚礼的，因为觉得这实在是多事。他的口头禅是：“想操谁就拿来操就是了，用得着搞得这样复杂吗？”他倒不是因为“婚礼是性交的广告”，因此而鄙视婚礼。然而，这一日，他突发奇想了，想搞一场轰轰烈烈婚礼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。

至于方头鬼当时怎样想的，后来一些研究他的学者有种种的猜测。有人说他是听到有人背后骂他“禽兽不如”，自己也觉得乱奸乱淫无趣，于是就向传统文化投了降，也虔心向礼了。这也说明舆论是厉害的，而传统是能同化任何人的；也有人说他是钱用不完变着法子用钱。城堡建起来后，他就没有别的地方可花钱了，而婚姻、送死都是大事，都是可以扔钱的地方，于是他就想起婚礼来了。这种观点仿佛是说，礼的背后是金钱，因而“穷则无礼，富而好礼”，方头鬼自然也不例外。还有一种观点是“游戏说”。人的身上都有嬉戏的天性，方头鬼从来不受各种礼法、宗教、鬼神、强力、怜悯、同情等人间的束缚，故而就放纵了他的嬉戏之心，婚礼对于他只是一场游戏罢了。至于后来这场婚礼“闹翻了天”（这是司马迁二的评价），恰恰证明他只受“天地四时”的束缚，因为到底：天是闹不翻的。

方头鬼行为出乎人的意料，我们不能以常理来忖度他。他说的话也常是不算数的，但别的人们又必须遵照执行。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与悖论，而百姓村社会秩序照样井开有条，这更容易产生传奇的效果。到头来，人们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，他做的都是有理的，不知不觉又将他神化了。后来有学者评论说，他纯粹就是一个中国化的帝王、暴君。然而，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旁人劝他当皇帝，认为那是害人时



最卑鄙无耻的手段。——当然，这些都是题外话了。

言归正传。方头鬼是如何知道赛仙姑并要娶她呢？这得像说评书一样“从头说起”了。

单说那一日，方头鬼带人来到尖下巴颏的船里，劈头就问：“人呢？”

尖下巴颏正在舱里埋头打算盘，看见方头鬼突然到来，着实吃了一惊。他顾不得让座沏茶，忙问：“呀，主公来了……谁呀？”

“赛仙姑。”

“赛仙姑？”

“赛仙姑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——”阎王根茂从方头鬼身后跳上一步鄙夷说，差一点就质问“快说，你把她藏哪里了”了。因为这尖下巴颏到底不是别人，所以也没有质问。说完，又退缩了回去。

尖下巴颏瞥了根茂一眼，那神情仿佛是说：“狗仗人势”。他在慌忙尴尬中用眼扫了这一圈人群，里面有方头鬼的两个保镖段氏兄弟，有总管帮财——他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哂笑，有衙门里的几个阴兵，还看见金刚白面躲闪在人群里，似不敢当面看他。

“她在船上呢……”尖下巴颏噤声说。

“走，带我们去。”根茂说。“快走！跟着他。”

几个阴兵冲上前想押他带路，但看见方头鬼落在后头时，忙又退了回来。“找死呀！急什么？”帮财瞪眼说。

尖下巴颏带人浩浩荡荡越过了五岭桥，沿山脚河岸，在灌木丛中穿行。大约向上游走了三里地，来到一棵枝叶繁茂斜伸向河中央的高大榕树下（高水伐木队曾多次路过此处，和那棵经常看见有水鬼嬉戏的古柳相隔不远）。树下泊着一条小船，罩在大树的浓荫里，不仔细根本瞧不出来。“就是这里。”尖下巴颏叫人将船拽过来。赛仙姑听见响动，已经从舱里探出头来了，叫着尖下巴颏说：“尖猴，今日带了这么多人来看老娘！这船离凿通还早着呢。”

船拽到岸边。赛仙姑穿着昔日戏班里的彩衣，头上插枝特号银簪和两朵野花，面施薄粉，唇涂胭脂，果然是个美人儿。然气势阴冷逼人，露出副不屑的挑战神情，冷冷看着这些人。

众人都看得惊呆了。在荒郊野外，竟藏这么个美丽的女子。要不是事先知道，一准会以为是遇见女鬼了呢。尖下巴颏红着老脸，不敢像平常那样叫她“我的儿”了。他扶她到岸上，指着方头鬼说：“别胡说八道。我们主公看你来了。”

赛仙姑上下打量方头鬼。她以前陪尖下巴颏喝酒，就听他“主公长主公短”挂

在嘴边的，以为是个老头子呢，没想到竟是个英俊威武的后生。她来不及多想，一下子乐了：“我知道你：你叫方头鬼。”然后瞟了尖下巴颏一眼。

“你胡说什么呀！”尖下巴颏着急说。然后对主公说：“乡野俗女，没有礼貌，不懂拘束，像野猴……她不怕人。主公。”

方头鬼也在打量赛仙姑，并习惯用眼光一层一层将衣服剥去。根茂熟悉这眼光，但瞅四周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。

“走。我们都回去吧。”根茂说。带着他的几个弟兄走开了。尖下巴颏恋恋不舍，帮财说：“走呀。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尖下巴颏一步一回头地看。段氏兄弟走在最后。

人都走远了，四面静悄悄的。这静有时令人疑心在某处草丛里藏着人。方头鬼上前一把抱着赛仙姑，想将她抱进船舱。赛仙姑挣扎将头后仰，猛地从头拔下银簪，对着自己的脖子：“你要用强。我就死。”

“就是死我也要你。”方头鬼看着她的眼睛说。一面用手握住她攥簪的手腕，慢慢放了下来。

“我是个祸害。我是个狐狸精。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就喜欢狐狸精。”

“我会杀人。我会用这根银簪杀人。”

“我也喜欢杀人。”

赛仙姑还想说，方头鬼已经用舌头将她的口堵上了。

根茂他们回到尖下巴颏的船上喝茶候着。尖下巴颏垂头丧气。帮财讥笑说：“行啊。水老板，你还金屋藏娇吃独食呢。”尖下巴颏说：“还笑呢。你们这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好，总高兴看别人的坏。”——俩人取笑说着话。

根茂没有上船，独自在岸上徘徊，仿佛比方头鬼还着急，不时看着大树的方向。好半天，他终于看见方头鬼牵着赛仙姑过来了。

“主公过来了。”根茂跳上船将大家叫出来在岸边候着。

他们走到跟前，大家看见赛仙姑满脸彤红，增了几分羞涩，不像刚才，有些不敢看人了。方头鬼对尖下巴颏说：“好，好。你立了首功一件。我要叫人将你的功劳写在功劳柱上。没想到，你还是个老实人……帮财，着人将这件功劳写上。”

帮财没想到方头鬼会这么高兴，以为玩一玩过了瘾就罢了。这赛仙姑不过是尖下巴颏藏的船上一绝色的妓女。

“不瞒主公说。仙姑是我的干闺女。我把她藏起来，是为了选个好日献给主公的。不想主公自己找来了……”尖下巴颏说，并不住瞟赛仙姑。赛仙姑听见，做了



个鬼脸。他看见了，就不再说下去，变成不住的咳嗽。

“好，好！”方头鬼接着说。

大家让开路，以为方头鬼要带人回去。他也真牵着赛仙姑的手走了几步。突然，他停住了，像是想起什么。他回头对送行的尖下巴颏说：“人先放在你这里。过几天我要用大花轿来娶。”大家又往回拥，尖下巴颏一面应着，一面叫了条画舫。方头鬼亲自将赛仙姑送到船上。段氏兄弟留了下来，守在船下。

从此，任何人都不能再上这条船了，连尖下巴颏都不例外。尖下巴颏为了讨好赛仙姑，亲自给送来了从黑铁门定做的午饭。他对段氏兄弟说：“她是我干闺女……”“你把饭盒放这里吧。”段氏兄弟也不让他上船去。到下午，就根本用不着他操心了，他就是想操心也帮不上忙。方家的人一队队地来了。有送吃的，有送衣服的，有送首饰的，有送脂粉的。两个奶娘——方家一共买了十个奶娘，专供方头鬼吃奶——带人扛着热水桶来到船下。奶娘将热水桶提到船上。接着又进去了四个丫环，服侍赛仙姑洗澡穿衣，梳妆打扮。这一夜，传信来说，主公不来了。有人送来崭新的被盖。赛仙姑刚打扮好，又得卸妆睡觉，觉得整根脖子都要酸断了。“三奶奶，好生安歇罢。”丫环放下帷幔说。这一宿，她怎么也睡不着了。

黑铁门的判官胡逵得到信息，晚上请尖下巴颏过去喝酒解闷。席间，尖下巴颏哭丧着脸。胡逵安慰说：“女人有的是，老兄也不用太难过。只是想不到老兄还有这一手，嘻嘻！”尖下巴颏说：“瞧你说到哪里去了。我可真是将她当闺女养着的，连手指头我都没有碰过。唉，说是娶去的，这和抢过去何异？寄人篱下，连自己的女儿都守不住。我也闯荡了大半生了，到头还是落得这个结局，有什么意思呀？”胡逵见他说得恳切，但还是不相信，就问：“真的呀？”尖下巴颏说：“你请我，不就是想探听点消息么？我骗你做什么？你想呀，赛仙姑要不是我的闺女……那方头鬼还会娶她么？还会这样大张旗鼓怕别人不知道？”胡逵说：“这倒也是。那你还弄来养她做什么？——真的当闺女？不会吧。”尖下巴颏说：“这你就别问啦。我把什么都算计到了，就是没料到会演这么一出。竹篮打水……喝酒！喝酒！”“你不会是待价而沽想卖人吧？”“我卖人干什么？卖人能弄来几个钱？我不至于穷到这地步。喝酒，你就别问了。”尖下巴颏说，“唉，只是事情太蹊跷了。我藏得这样紧，也没有第二个人插手，更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”“这就叫‘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’。事情总不能做得天衣无缝的。比如，你总得着人给她送饭吧？你总得去看她吧？你就能担保每次都没有人跟踪？”“送饭的人是不会泄漏我的。至于有人跟踪……也不可能，除非是你这里的人。不会是你害我吧？”“我害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犯得着么？这就是可怪的地方：这里的许多事，城里的都知道。他的信息